

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系列講座紀實 (二)

寫，排灣文學美到不能再美了

書くことで、パイワン文学はこの上なく美しくなる
Writing in Paiwan Language, Unparalleled Beauty in the World

文 | 簡維佑 (逢甲外文系學士)

圖 | 政大原民中心

排灣 這一場由勤於筆耕的創作者ti sinsi i ljumeg lja patadalj (蔡愛蓮) 為我們帶來今年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系列講座第二場次，排灣語文寫作的經驗分享，開場由去年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得主之一的sinsi ti idis lja sadjiljapan (邱霄鳳) 主持，介紹了本場講者sinsi ti ljumeg (蔡愛蓮) 從2007年開始投入排灣語文創作至今，

多次獲得教育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肯定，分別在2007年及2013年獲得新詩獎，在2009年獲得小說獎，在2015年及2017年獲得兒童文學翻譯獎，以及在2019年獲得散文獎，所寫的是堅持，同時也是責任。sinsi ti idis (邱霄鳳) 提到在那些sinsi ti ljumeg (蔡愛蓮) 種種作品之中，他最喜歡的是他初期所創作的作品「aljak nua pulju (孤兒)」，詩中



蔡愛蓮老師於視訊會議中分享族語創作的理念。



政大原民中心於防疫期間內辦理線上視訊會議，讓族語文學獎熱度繼續延燒。

生動的部落意象，讓人在字裡行間中，彷彿能穿越時空，從當今衣食無缺的環境，回到過去，吃過苦的日子歷歷在目，才一想起眼淚就掉了下來。而sinsi ti ljumeg (蔡愛蓮) 後期所發展的翻譯文學創作，至今也累積了不少作品，例如「aljak na mamazangiljan (小王子)」、「ti Rumiya kati Tjulyit (羅密歐與茱麗葉)」等。

排灣文學美到不能再美了

sinsi ti ljumeg (蔡愛蓮) 首先以今年得獎作品「ljemengelit ta singelitan (想念是親吻熟悉的角落)」的篇名說明排灣文的優美之處。老師從字面上講解ljemengelit (親吻) 和singelitan (想念) 都來自同一個字根ngelit。從ngelit字根的抽象概念，引人發想。ljemengelit是sinikuda itjen (我們會做的)，長輩對晚輩的親吻動作。而當我們接受了長輩的關愛，進一步才體認到所親吻的不單是手背、身體，老師認為這親吻傳遞了內心深遠的思念。

說到排灣語文之美，sinsi ti ljumeg (蔡愛

蓮) 聯想到排灣的琉璃珠。排灣人都知道每顆珠子各有所屬的名字，像是mulimulitan (高貴)、luseq a qadaw (太陽的眼淚) 等，而這些琉璃珠的背後更有屬於它們各自的傳說故事。老師覺得語言像把鑰匙，在關鍵時刻幫助我們打開文化的門，一窺排灣世界，我們才能了解更深。人們把琉璃珠串起來，像是把不同的傳說故事所傳達的道理融會貫通一般，把珠串戴在身上，也像把這些故事帶在身上，我們變得更有力量面對生活。另外在琉璃珠串中，也存在著沒有名字的琉璃珠，當具有名號的珠子被人帶在身上時，是露在脖子前面的，而沒有名字的珠子則是被掛在脖子後面。這些沒有名字的琉璃珠，曾被排灣男生形容戀愛中的自己，在情人眼裡如此微不足道，只配默默守候在頸後，老師不禁讚嘆這樣比喻，具有相當內斂的美感。

同樣以委婉表達方式著稱的parutavak (口傳詩歌) 也是排灣語文的一大特色。大家所熟悉「Am到天亮」這個概念在部落生活中，就

是parutavak。過程中兩人從圍舞的交流，到後續的即興對唱（通常為男女對唱），所創作的歌詞被說是會轉彎的語言，要十分專注才能跟得上。此外，對唱中常出現許多巧妙的比喻，如讓sinsi ti idis（邱霄鳳）最印象深刻的比喻，把男人的背影說成筆直的瀑布，畫面感十足！

歷年作品回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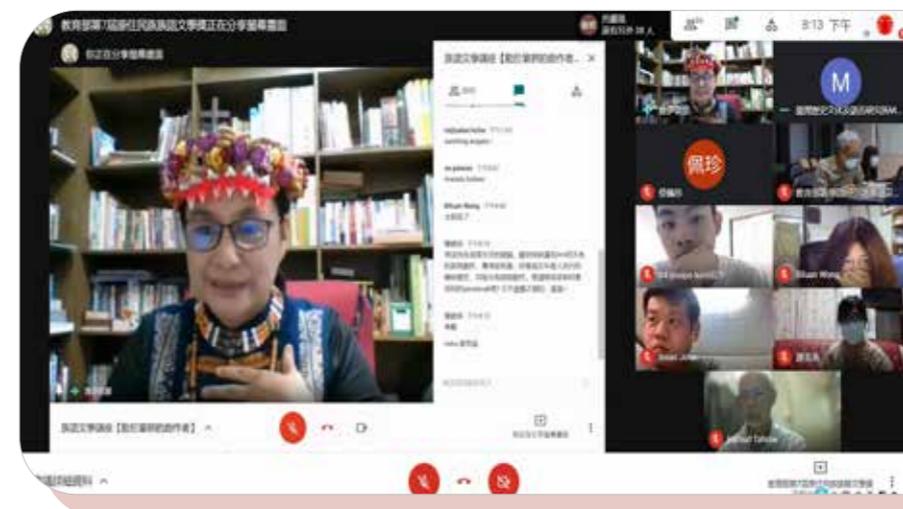
不同類型的創作有著不同的意義。老師認為新詩最能滿足自己；而散文、小說像是一種責任，豐富的想法和劇情有必要仔細記錄。值得一提的是翻譯作品創作，起初老師在教會課輔班常講故事給小朋友聽，進而萌生了想寫排灣兒童文學的想法，便開始翻譯外國的童話故事，陸續幾篇的翻譯作品，讓老師喜歡上翻譯文學。

首先sinsi ti ljumeg（蔡愛蓮）介紹了第一篇作品「aljak nua pulju（孤兒）」，最引人共鳴的是詩中所描述的舊光景，如第一段所寫，sinicusu tua sinavidan ta

qaung（淚水是他們的糧食），以前到山上沒有便當的時，所帶的正是淚水啊！另外，幾個老師自己很喜歡的部落意象，像是百合花和茄苳樹，植物堅毅的生命力，如同我們能忍過挫折，不斷成長，老師透過文字給予讀者正面力量。

關於這篇取自媽媽口述的傳說故事所寫成的短篇小說「ti tjukutjuku kati kaljaljuljalju（秋古秋古與卡拉魯拉魯）」，其中寫作的難度是，雖然對於故事本身非常熟悉，聽媽媽說過不下百次，但每次所聽到的都是不同版本，也因如此，口述的內容迫切需要以文字加以詳細記錄。這篇故事中最具神話色彩的片段，當ti tjukutjuku（秋古秋古）對著家裡的垃圾喊話，竟得以召喚風，不用動手打掃，屋中的每個角落就變得乾乾淨淨。這樣的故事，老師解讀為語言的力量——我們所相信的價值，透過語言，能夠創造出無限可能。

在2013年sinsi ti ljumeg（蔡愛蓮）所寫的詩作「pacikel ta sicuayan（拾回從前）」之中，寫到了排灣人面臨qudjidjilja ngisngis（荷蘭人），nga-i-nga-i（客家人）之後，伴隨而來的是自身語言文化的流失，心境上也回顧自己幾年來的創作，透過文字所記錄下的想法，也許哪天能被唸出來的時候，像是詩中的最後一段，「paljeqauqaung ta levan a marka ramaljemaljeng ta seljavak anan ta pinacikelan ta sicuayan a masalut（耆老眼淚滿眶地唱出拾回從前的夢）」，希望足以感動長輩，感動土地。



蔡愛蓮老師認真回覆線上聽眾的提問。

不失排灣味的翻譯作品

最後sinsi ti ljumeg（蔡愛蓮）介紹了幾篇翻譯作品。起先談到「sidirilla（灰姑娘）」的標題翻譯，當時鑽研了許久，覺得怎麼寫都有失美感，最終取原文Cinderella以排灣書寫系統寫成sidirilla，老師強調除了帶有排灣味之外，發音也相當接近原文，老師自己非常滿意這樣的翻譯。而關於「vaquan a itung nua mamazangiljan（國王的新衣）」，雖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，但翻譯上不得不使用到mamazangiljan（排灣貴族階層）的概念，這樣的用字可以說是挑戰了排灣傳統價值。由於在過去mamazangiljan掌握了語言、故事、歌謠等，各種所謂排灣價值都是由他們所敘述、掌握的，而這篇「vaquan a itung nua mamazangiljan」卻以平民的眼光來說故事，且內容含有嘲笑國王的部分，在尺度上對排灣人來說是個挑戰。無論是翻譯選字上的困難，抑或故事題材的挑戰，老師都願意克服，畢竟，故事是媽媽的獵場，獵人捕獲獵物的過程，如

同媽媽們想盡辦法找出故事的精華，為的是孩子品格的教育、心靈的成長。

pinisikaukau

sinsi ti ljumeg（蔡愛蓮）的結語以pinisikaukau（放在背包裡），鼓勵大家創作的念頭要隨身攜帶，才會每天寫作。老師也幽默地比喻寫作要像熱戀中的情侶，無時無刻想聯繫對方，隨時隨地寫作。對於排灣語文寫作的發展，老師持正面態度，不只希望各地的排灣語文創作者能致力於發展一致化的書寫系統，更期待排灣語文的國際化。文學活化了文字，對於長年居住在都市的創作者來說，老師給予鼓勵，並提到即使沒有生活在部落，透過細膩地觀察，例如最開始老師所提到的，ljemengelit（親吻）和singelitan（想念）這樣的聯想，在語言本身中找到連結，不斷嘗試，語言自然會帶領大家回到最熟悉的地方。◆



蔡愛蓮老師鼓勵大家創作的念頭要隨身攜帶，才會每天寫作。